

欽定清涼山志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二

歷代崇建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二

謹案感通傳載周穆王時有建廟崇祀曼殊之事其言雖荒遠然化人之靈應已見於列子則道宣律師所稱或亦不盡誣也洎乎摩騰西至梵宇聿興高齊元魏以還增置剎院香火告虔五頂幡幢寢以盛矣唐宋元明代有崇奉一丈六尺之金像三百八十軸之玉割感化身之若鏡而葺普門現獅座之乘雲而讚歌曲他如賜衣蠲稅建塔修齋勅諭屢頒中使頻遣蓋信心

致敬所以祈嘉祐而導勝因若夫

清蹕恩膏

鴻文藻耀我

國家曠典實爲前古所未有而歷代崇建之跡舊  
志流傳有未可泯沒者謹仍其舊而釐正之用  
存大畧云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二

歷代崇建

咸通傳道宣律師嘗問諸天佛法來此之始及域內聖道場處天名元暢者答曰周穆王時已有聲教及此清涼山者曼殊所居穆王于中建廟祀之據此則周時已有頂禮崇奉

漢明帝時摩騰西至以慧眼觀清涼山乃文殊

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

阿育此云無憂天竺鐵輪

王也能役使鬼神造八萬四千佛舍利塔五臺山其一焉

奏帝建寺額曰大

孚靈鷲寺大孚者宏信也以表帝初發信心用垂永禩

北齊於清涼山建寺二百餘所割八州稅以充香火

後魏孝文帝再建大孚靈鷲寺環寺復置十二院歲時香火遣官修敬

今顯通寺卽善住院菩薩頂卽真容院餘無考

矣

隋開皇元年下詔五頂各建寺一所塑造文殊像度僧三人令業焚修十三年十二月遣使至

清涼設齋上自書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堅敬  
白文殊大士周武亂常侮滅聖迹致愚者無以  
開述智者無以入聖朕往植善因繼茲昌祚起  
廢興殘福資黎首釋彼往愆惟聖斯假

唐太宗貞觀二年下詔五臺山等名山大刹聖  
道場處修齋七日畧曰朕惟神道設教慈悲爲  
先元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大寶撫愛黎元  
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用勞求冥貺幽贊明靈  
所冀九功惟叙五福攸宜爲普天億兆仰祈嘉

佑九年十一月詔曰朕惟三乘結轍濟度爲先  
入正歸源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羣生剪  
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  
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  
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  
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殿窺  
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  
然凡天下名山佛刹宜度僧衆數以三千爲限  
代朕清修而五臺山者文殊闍宅萬聖幽棲境



係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尤當建寺度僧切  
宜祇畏是年臺山建十剎度僧數百高宗顯慶  
元年十月勅有司五臺山等聖道場地僧寺不  
得稅歛肅宗乾元元年勅有司五嶽并五臺各  
建寺一區選高行沙門主之代宗廣德元年十  
一月吐蕃陷京師帝在華陰文殊現形以番語  
授帝及郭子儀克復京師駕還長安詔修五臺  
文殊殿鑄銅爲瓦造鍍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尺  
德宗貞元丙子勅河東節度使李詵進香五臺

文殊殿延大華嚴寺清涼觀法師入長安是歲  
西域南天竺烏茶國王遣使進華嚴後分梵本  
入朝兼賫奇香旌旆往禮五頂宋太宗太平興  
國元年詔五臺深林大谷禪侶幽棲盡蠲稅賦  
二年上幸成都勅以金泥書經一藏勅中使送  
五臺山菩薩院供養每歲度僧五十人令事清  
修五年四月遣使臣蔡廷玉等勅河東路有司  
運給工料于五臺山建寺七年八月落成賜額  
太平興國寺真宗景德四年勅五臺山真容院

建重閣供奉文殊聖像賜額奉真閣自太宗至  
仁宗崇禮眷注所頒宸章御答凡三百八十軸  
清涼之興于時爲盛

元世祖至元元年詔曰朕眷仰靈峯大聖所宅  
清修之士真贊化機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次年  
造經一藏勅送臺山善住院十二佛刹皆爲修  
葺成宗元貞二年帝幸臺山覩靈現有威勅建  
萬聖佑國寺英宗至治二年帝幸臺山見文殊  
化身晃若臨鏡至王子寺有感勅爲重修是年

復創建普門寺

明永樂庚辰春太宗御製五臺威應序曰朕惟  
佛道宏深廣大超出三界圓滿十方慈悲利濟  
普度羣生然其要在于使人爲善去惡積福修  
因以共成佛道朕取佛經所載諸佛菩薩尊者  
神僧名號編爲歌曲名經俾人諷誦歡嘉讚歎  
功德之大不可涯涘因遣使頒往五臺散施一  
至顯通寺卽有祥光煥發五色絢爛上燭霄漢  
衣被山谷朗耀日星久而不散已而復露文殊

菩薩乘獅之相始猶彷彿及雲收霧斂乃見獅子揚髯吐舌奮迅騰舞左顧右盼于山嶺佇立明日復有羅漢由華嚴嶺而來或數百或數千接踵聯翩翱翔其間有頂經包者有挂錫者有裸體者有袒肩者有跣足者有跛蹙而偃僂者衆至三千餘隱顯出沒變化非常于時四方來遊五臺者莫不頂禮讚歎以爲千載之希遇大抵人之好善惟在於誠而已誠則純一無妄貫徹內外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貫金石孚豚魚雖

極其幽遠無不感通者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  
以化民爲務凡有所爲一出於至誠是以佛經  
所至屢獲感通觀于五臺之顯應尤足徵矣今  
特命工繪爲圖且復爲歌曲以系之善信之士  
可不勉哉辛巳春上遣中官侯顯及大智法王  
如西土求經得梵筴藏經歸勅鐫刻於番經廠  
先印一藏送臺山菩薩頂供養壬午秋上遣大  
智法王巴勒丹楂施於西土迎噶爾嘛尊者入  
京勅封大寶法王大喜自在佛師性愛林泉不

樂京師辭行上曰五臺深林幽谷萬聖所棲師  
可居之勅賜鑾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送至大  
顯通寺是年復勅中使楊昇等建育王所置佛  
舍利塔并修顯通寺甲申六月賜書于五臺妙  
覺圓通國師釋迦也施曰相別遽爾數月想徒  
從已達臺山宴坐高峯神遊八極與文殊老人  
翱翔于大漠之鄉超然于萬化之始朕豈勝眷  
念薄致瓜果以見所懷丙戌秋復賜書妙覺圓  
通國師曰秋風澄肅五臺早寒遠惟佛境清虛

法體安泰今製袈裟禪衣遣使祇送以表朕懷  
戊子春復賜書曰自師西行忽見新歲使者還  
乃知履况安和適慰朕懷茲致鍍金蓮座用表  
遠貺庚寅夏復賜書曰朕惟大師覺行圓融慈  
悲利濟朕心瞻企夙夜不忘茲以歲序維新特  
遣禪師巴勒珠爾等祝讚于朕并以佛像等物  
來鑑茲誠勤良深嘉悅今遣內官戴與等賁佛  
像等物并致偈讚用表朕懷宣德二年夏賜書  
妙覺圓通國師曰朕惟皇祖皇考鞠育深恩如



天罔極欲舉薦揚之典一念之誠夙夜惓切惟  
大師功德高潔定慧圓明朕切慕之特遣中使  
侯顯賁書禮讚冀飛錫前來敷揚寶範廣闡能  
仁以副朕誠正統十年春勅造藏經送安臺山  
普恩禪寺諭曰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承我皇  
曾祖考宏道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開  
覺生民福資大業茲以一藏靈文送安普恩禪  
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  
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天順二年夏勅諭護持山

西五臺顯通等寺曰五臺乃名勝之地古刹所  
建我朝嘗創顯通等寺俾僧徒居住清修上祝  
國釐下祈民福今特頒勅護持凡本寺及合山  
諸寺不許一應官員軍民人等侵擾以沮壞其  
教違者以法罪之是年勅造五大藏經安於五  
頂各有勅旨護持成化七年夏勅諭五臺都綱  
司曰惟五臺者乃國家資福之所千巖萬壑皆  
清行之棲爾都綱司宜衛護之使修真之徒安  
心得所餘不法者依律治之毋得挾官虐衆侵

凌掇慈以負朕意十七年帝爲太后祈安造鍍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尺並畫佛百軸香金五百兩布帛千疋念珠萬串遣中使李珍賫送臺山文殊寺供養施散是年三月復以慈懿皇太后勅造藏經佛像并幡幢金帛若干遣官頒各利護持是年六月復勅諭五臺大文殊寺僧衆二十名月給口糧命爾敦珠布巴勒丹禪師焚修住持宏治十二年秋遣中使周輔祭告五臺文殊大聖正德二年秋勅建銅瓦殿賜額廣宗寺

七年春勅梵僧多爾濟堅於中臺頂建演教寺  
鑄鐵爲瓦以覆之神宗七年春太后出內帑遣  
中官范江李友于五臺山建大塔院寺并護國  
佑民釋迦文佛舍利寶塔命大學士張居正撰  
碑記之十年春正月帝爲祈儲遣中使尤用張  
本詣大塔寺修無遮齋七日十二年遣中使高  
勛王忠詣山飯僧十三年勅造大藏經布賜天  
下名山五臺頒二藏焉二十六年夏六月遣中  
使王忠曹奉於五頂并獅子窩等處修建齋壇

秋九月遣曹奉賫白金一千兩於獅子窩建藏  
經樓閣二十七年春三月遣王忠賫送佛大藏  
經於獅子窩供奉并賜寺額曰大護國文殊寺  
夏五月遣王忠賫送佛大藏經二藏供奉中臺  
北臺賜泥金水陸相於龍泉寺秋八月遣官於  
五頂作祝延聖壽道場冬十一月遣曹奉懸長  
幡二於獅子窩二十八年夏四月遣王忠賫佛  
經三藏供奉南東西三臺

謹案巴勒丹楂施原作班丹札失噶爾嘛原  
作葛里麻也施原作也失巴勒珠爾原作板

竹敦珠布巴勒丹原作短竹班丹  
多爾濟堅原作朶而只堅今並改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二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三

靈感土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三

謹按清涼山自東漢以前人跡罕至相傳趙無  
卹獵於五臺見金容素衣之神祭之而返蓋在  
周時已有五峯祥光五髻化身之異矣洎漢明  
以金人入夢間建伽藍而大孚靈鷲之區遂著  
爲仙都聖境嗣後顯應非一神跡昭燦貧女施  
髮比丘指蓮獅現雲中象過嶺畔碧地金橋之  
變幻蒲衣燈燄之光明示瑞彰奇驚歡希有非  
以茲山爲曼殊所居故一草一樹皆華嚴法界



不可思議者耶謹葺爲靈感二卷以志調御炳  
真之有自云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三

靈感上

漢明帝以前臺山聖境人跡罕通偶有川原平  
衍之地皆黃冠所居惟遙望五峯祥光煥發神  
燈夜懸皆以爲神人之都相傳有仙人者頂綰  
五髻衣掛三縷或獨行無伴或羣兒相逐望之  
儼然卽之便失或云周時卽在此山或云莫窮  
其始嗣以人踪日繁出入漸少住山黃冠俱目  
爲素衣仙後漢時尙有見者至魏晉間遂絕踪

跡三晉異記曰無恤登常山西占紫雲之瑞疑  
雁代間有王氣因獵於五臺之阿條爾雲淡若  
水見神人焉衣素容若金占之蔬祭吉遂罷獵  
而返後寶藏經至乃知五髻童子文殊化身也  
元魏大孚靈鷲寺春三月設無遮齋有貧女莫  
知所從二子一犬隨之身無餘資剪髮作布施  
復告主僧曰吾有急務欲他往幸先分我齋僧  
卽與饌三分女曰我犬亦應得食僧勉強與之  
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怒曰汝求僧食無

厭腹中未生之子卽隨汝食何用更分女被訶  
卽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三界無着  
處致使阿師嫌乃踊身虛空化菩薩相大爲獅  
子兒爲二天童瑞雲縹緲復說偈曰衆生學平  
等心隨萬境波百骸俱舍盡其如憎愛何時一  
衆數千人悲泣向空曰願大聖示平等法門我  
等奉行空中偈曰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風無  
二無分別究竟如虛空冉冉上升而隱其地以  
貧女所施之髮建塔供養明神宗初主僧圖廣

重加修葺於塔下掘得聖髮數綰其色如金視之閃爍不定塔在大塔院寺東卽古雜花園也魏大孚靈鷲寺有三沙彌聞山多仙靈相約裹糧訪焉深山大壑靡幽不至候盡不歸採葉充饑誓以覩聖爲期已逾三月共息樹下有巨人沿嶺而來身黑如漆而有光明沙彌遮跪其前曰聖者願遺道術巨人大罵排突而去沙彌追之數里見大石穴卽投身而下沙彌正驚訝間忽雲中飄墜一人招三沙彌同入穴中行數十

步遍界作碧琉璃色空中懸明月珠光逾日輪  
其人授沙彌醇酒曰飲之得度沙彌以師戒不  
受其人曰汝既不飲仙不可得沙彌欲辭還其  
人曰天已暝可暫止宿其人忽不見沙彌各宿  
一窟有女子忽來侵之各念求仙未得反遭魔  
障遂牽連遁出已行數十里有天童從空飛來  
曰大師見汝奉戒堅貞故贈汝神藥用遂汝願  
人各一莖其色如玉食已身遂飄然輕舉歸辭  
其師而去莫知所終

北齊釋明勗者定州人嘗閱華嚴知清涼乃文殊所居遂負笈來遊深林幽谷靡不詢歷偶值異僧容貌甚奇乃作伴同行三日至東臺半麓見一敝屋中有數僧容貌鄙陋威儀疎野勗意慢之曰曠遂寄宿茆菴中夜同伴僧疾作困篤呻吟至旦臭穢莫近顧謂勗曰我病甚沈汝當先行勿相滯也勗曰吾遊禮畢當復相顧遂舍伴而行離菴數武忽聞其後錚然有聲回顧茆菴倏焉俱失方悟聖境幻化自慨愚暗號痛踊

絕懇禮旬餘更無所見既歸白之耆宿曰據公之罪有二焉見僧生慢棄侶獨行由斯雖入聖叢如隔山岳矣最承茲誨終身持敬以事病僧爲誓願焉

宇文後周時有梵僧自天竺來云禮迦葉佛說法處及清涼山文殊住處適關西僧道信等數十人隨行至菩薩頂中夜入火光三昧現文殊聖像夜盡全滅了無遺跡乃知卽大士化身也後周娑婆寺僧道明者志業禪觀探求聖境攜



一沙彌至東臺花林山入谷偶聞神藥奇香見石曰方搗藥訖而無人明自慶曰吾求聖境日久彷彿在茲矣躑躅間忽二丈夫從深林出形容光偉明卽稽首求哀丈夫曰且止俟我白衆有頃一人來招謂沙彌曰汝且勿隨恐觸清衆沙彌強隨入行數十步忽見茂林清泉名花異果堂閣殊麗儼若天宮有一長者顧謂明曰此衆真實安容繁瑣汝速送沙彌出更來就座明如命方出數步回首俱失惟見峯巒黯澹而已

隋高節者并州人年十七厭塵勞求出世一日  
辭親由代郡入臺山不避蟲獸直造幽深於北  
臺後谷見一頭陀苦茅爲居節一見長跏求度  
僧曰汝能食我食而後可度節卽採藥而食汲  
泉而飲居數日初無厭怠復懇求度僧曰能誦  
法華而後可度節經七日法華成誦僧曰汝能  
攝念一坐七日必當得度節卽坐七日從定而  
起覺身心輕利法喜無量長跪白僧曰至哉大  
師令我得法安隱願以大慈度我出家僧曰我

年耄矣不能令汝成道今長安有卧輪禪師可  
往依之節曰請和尚道號弟子受持僧曰我海  
雲比丘也節泣拜而歸赴長安詢輪公所在而  
投謁焉輪問所從來節曰弟子自五臺山奉和  
尚命來投師輪問汝和尚何名節曰我師海雲  
比丘也輪大驚曰海雲卽華嚴經中善財所叅  
第三知識非萬劫修持莫能覓遇汝棄此大聖  
而來從我何其悖耶節方解悟遙望五臺猶思  
再覲辭輪而返復履舊境惟茫茫荒麓已

隋解脫和尚代州邢氏子卅歲辭親於臺山昭  
果寺披剃圓具戒從抱腹山志昭禪師叅學昭  
深器之未幾返昭果晝誦大乘夜則禪觀嘗於  
東臺麓見草衣比丘跣趺石上卽前叩首曰欲  
見文殊乞爲指示比丘指金蓮花解脫顧之比  
邱卽失脫於石畔哀祈頂禮日夜無間精苦彌  
勵久之卽臺麓間再覩比丘於圓光中現半身  
語曰夫解脫者當求諸已而由人乎言訖不見  
於是狂機頓歇深契無生得大法喜卽發誓願

我得此法不應獨善願與一切含靈共之說是  
語已卽入三昧於三昧中見諸佛現形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汝能開曉  
此法眼我等諸佛皆隨喜解脫問曰寂滅之法  
若爲可說以教人耶諸佛偈曰方便智爲燈照  
見心境界欲究真法性一切無所見州牧請師  
適州傳戒畢東歸途中日暮自念不得燒香供  
養蹴踏慚愧忽聞空中聲曰合掌以爲華身爲  
供養具善心真實香讚歎香雲布諸佛聞此香

時復來相度汝今勤精進終不相疑悞自爾法  
澤普霑盛化五十餘年後不知所終

唐法順和尚姓杜氏如晦族長世傳文殊化身  
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  
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愈有患瘧者投師師與  
之言則瘧愈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掖以詣  
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  
無復留尋卽釋然師大宏華嚴圓頓之旨作法  
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唐太宗召謂之曰朕

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明御寓微  
恙何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上如言頒赦疾遂  
瘳因賜號曰帝心弟子智儼傳其教是爲三祖  
弟子智冲辭赴五臺禮文殊師授以函曰若見  
文殊當開視之及至臺山深林幽谷罔不遍歷  
忽逢山叟語之曰子奔馳憔悴欲何求耶冲曰  
求見文殊耳叟曰文殊行化長安未歸此何得  
見冲詢爲誰叟曰法順和尚也冲悟開函視之  
有偈曰遊子漫波波臺山立土坡文殊祇遮是

何更問彌陀回視其叟倏然不見冲急歸長安而順已遷化矣時貞觀十四年五月也師有法身頌曰嘉州牛喫草蓋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義學茫然莫窺其旨

唐舖達巴禮達者北印度罽賓國人也忘身徇道遍探靈跡及聞震旦有曼殊住處遠涉流沙特來禮謁以高宗儀鳳元年達茲土至臺山生大欣慰五體投地向空白云如來滅後衆聖潛靈惟大聖文殊師利大悲無盡於此山中汲引



羣生某遠涉流沙敬來瞻禮伏望大慈令我暫  
接慈容仰垂聖訓白已悲泣向山頂禮忽見老  
人自谷中出作婆羅門語謂巴禮達曰汝謂情  
存至道遠訪聖跡漢地衆生廣造黑業出家之  
士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  
重惡業垢汝持來否答曰某直來禮謁未將經  
來老人曰汝當速返取此經來利濟衆生卽是  
面覲諸佛豈一文殊而難見哉巴禮達聞已不  
勝忻慶禮老人足舉首失之悲喜交切復還西

土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永淳元年回至長  
安具事上聞高宗大悅命日照三藏與巴禮達  
叅譯特賜巴禮達絹三十疋留其原本巴禮達  
泣奏曰貧道委命取經爲濟羣品非圖富貴也  
願陛下開一視同仁之心而流布焉上憫其志  
乃留唐本還其梵文巴禮達將詣西明寺與沙  
門正順等重譯訖巴禮達持梵本住五臺入金  
剛窟竟不復出或云旣入窟已見帝網光明聖  
真穆穆顧同行在外復出招之未旋踵間聖境

卽失惟穴存焉巴禮達遂於巖畔坐脫

唐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染習  
律聽教以會昌沙汰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  
度於鹽官齊峰寺謁大慈性空禪師指令遍叅  
乃詣五臺華嚴寺前暫憩遇一老翁牽牛而來  
至無著前問曰子欲何往答曰欲入金剛窟不  
得其門翁曰且就吾家少息啜茶著卽隨行五  
十餘步抵其家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  
縱牛引師登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綉墩

命坐問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著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叅著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與後三三翁呼童子點茶并進酥酪著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麼著曰無翁曰將甚麼喫茶著無對時曰色將晚著問翁擬假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著曰某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著

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著辭  
退翁令童子相送著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  
多少童子召大德著應諾童曰是多少著復問  
此是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著悽然悟  
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  
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  
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  
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  
毛獅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

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尙聞山石震吼之  
聲著因駐錫五臺至懿宗咸通三年始至洪州  
印心於仰山後旋浙住龍泉寺錢王奏賜紫衣  
將順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跣趺而逝  
塔於靈隱之西塢後漢天福二年叛卒發藏塔  
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重加封瘞宋南  
渡寧宗嘉定庚辰遷瘞於淨慈永明壽禪師塔  
左

舊志無著爲永嘉董氏子年十二依本州龍

泉寺出家天寶八年得度後遊清涼山遇牽  
牛老叟考五燈會元無著文喜禪師嘉禾朱  
氏子七歲薙染武宗會昌沙汰返服後再懺  
度於齊峯寺歲月姓氏互異舊志言化於金  
剛窟前會元言順寂於龍泉寺後移瘞南屏  
今淨慈之窣堵儼然而臺山無可稽考故改  
從會元而舊志有老人爲無著說偈若人靜  
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  
塵一念靜心成正覺會元無之附錄以補缺

畧

唐僧伽大師持文殊五字咒多神異天寶間來  
遊清涼不入民舍夜坐林間攜舍利瓶放光自  
照嘗入定中臺之野天花擁膝七日而起經夏  
復還西域李白作詩送之

唐雁門太守李靖不信神佛傲慢無禮摧毀梵  
刹不可數計因獵縱馬於中臺之野見僧與婦  
人共浴于池靖大怒援弓射之望其僧偏袒一  
肩以受矢冉冉東南行而民追至菩薩頂見文



殊普賢二像矢插文殊之肩靖大悔恨泣謝而  
去諸叢席賴以保全

唐神英禪師滄州韓氏子卅歲得度壯依南岳  
神會大師咨出世道久之一日會謂英曰汝緣  
在北清涼聖地好建法幢勿滯此也英承誨北  
遊開元四年至臺山憩華嚴寺齋後獨遊西林  
披雲深入忽覩一寺額曰法華院英入瞻禮有  
多寶佛塔一座珠玉爲飾縹緲入雲後有仁王  
殿黃金爲瓦琉璃爲壁中設文殊聖像目髮紺

青身紫金色其諸堂舍深邃不能遍探僧儀光  
偉默坐不語英叩執事欲依衆清修執事可之  
復曰汝衣鉢在外可卽持來英出取衣鉢還尋  
其寺了無所見惟深林密箐而已英徘徊哀感  
卽其處建法華院

唐道義禪師江東人受業衢州龍興寺開元二  
十四年與杭州僧普守同遊五臺於清涼山掛  
褡二人同訪聖跡至南臺北嶺畔見一老僧神  
彩嚴峻鬚髮皓然乘白象循嶺而來二人驚愕

避路稽首象行如風倏然而過欲隨其踪寒風  
驟起歸宿清涼寺明日復尋嶺上見乘象老僧  
曳杖而來謂義曰汝可急行及中齋也義叩首  
曰師今何往老僧曰太原韋尹家齋汝勿遠去  
待回相邀義顧盼之間已失老僧而身及同伴  
並抵齋所舉預僧食瞬息而返復在嶺畔義與  
伴竊爲驚怪復念老僧所誨徐行林中待之忽  
見童子黃衫蓆履自東林出至義前合掌曰我  
名覺一奉和尚命請衢州義閣黎喫茶義欲呼

伴覓之已失遂隨童子行百餘步忽見金橋義  
卽隨登進一大寺殿堂僧舍垣墻皆金色眩耀  
地爲碧琉璃所成義隨童入東廂第一院見老  
僧坐金繩床謂義曰闍黎來耶義具威儀頂禮  
訖老僧命設小坐令坐義叩問曰和尚常說何  
法誨人答曰春樹彌陀佛秋花觀世音又問此  
中爲娑婆耶爲淨土耶老僧以白拂擊床曰闍  
黎會麼義曰不會老僧曰汝不會是娑婆耶淨  
土耶義曰某適來遊山惟見邱陵草樹今見此

處金玉樓臺是以淨穢不決聖凡莫辨老僧曰  
閻黎豈不見道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汝但分別  
見盡聖凡安寄言畢童子卽捧茶與義啜香美  
清奇非世間味茶畢令童子引令叅堂歷十二  
院及大食堂偏觀聖像或論法義或惟默然曾  
莫測其數義忽思同伴在近不得預叅聖會潛  
出門度橋招之回首卽失其境惟餘烟靄榛莽  
義惶遽攀地悲號而同伴已至具言所見歎恨  
而歸後人建金閣寺以識其地焉

唐李通元遊五臺於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  
經旨談論至暮僧將別去李曰天色垂暮師欲  
何適僧指北峯頂其行飄然若御風李追之不  
及至夜望峯頂火光亘天詢之寺主答以野燒  
李念異僧適彼此必神光非野燒也卽曳杖縱  
步而登至頂見火更熾周方里許視其中見紫  
金幢光異僧趺坐其下天衆圍繞梵音琅琅李  
心維設我投中得觀聖師燒身無憾卽躡身投  
入頓覺清涼法華無量方擬趨前頂禮其境已

空卽於是處坐三日而後下山至西谷口遇數  
童子目光外射天衣飄遙乘風而過李卽稽首  
童曰疇昔之夜投身光中者非子耶李曰然復  
問仁者師爲誰童曰吾師妙德耳李欲挽衣隨  
之童曰汝宿願宏經何得忘却揮手飛去因念  
大士授旨釋經此地嚴寒遂南徙孟陽之方山  
鑿巖以居柏葉和棗作餅如錢日餌七枚時稱  
棗柏大士口出光以代燭猛虎馱經仙童汲水  
論成四十卷及決疑論行世開元二十八年春

唱寂於石室卽大原之鎮山也

唐法照者南梁人也嘗於南岳雲峯寺食堂前  
趺坐澄寂間有五金臺現於鉢中瓊樓紺殿衆  
寶莊嚴內外明澈晃若臨鏡萬菩薩影并現於  
中移時方滅心甚疑焉歸寮白衆時有嘉延曇  
暉二闍黎者爲之解曰如師所覩乃清凉山也  
師之道緣必於斯境師盍歸歟照雖奇之歸心  
猶緩越二年在衡州湘東寺閣上結念佛三昧  
六月二日未時五雲擁寺雲中現金玉樓閣中



有彌陀及文殊普賢高座巍然梵衆羣繞照與衆僧咸覩如隔烟霏哀泣頂禮至西方滅至晚照于道場外經行值前見梵衆持錫而行照問曰師等住何所僧曰我儕家五臺子盍歸乎言畢捨去照遂結伴北遊次年夏始達臺山遙瞻五頂宛符舊境止息佛光寺晚事禪寂白光起於北谷來燭照前照卽起整衣依光而行東北里許澗下有石門照叩門久之童子出謂照曰子來何遲也引度溪橋花木秀鬱臺殿參差文

殊大士坐講堂高座萬聖圍繞照頂禮再三咨  
求至道大士示以念佛三昧命以是法流布人  
間復示偈曰汝等欲求解脫者應當靜念彌陀  
佛妙相明時更觀察無相無生不可取反窮觀  
者無所得於無得中常精進一切衆生本覺心  
卽是諸佛法身體覺體寂然常離念良由念起  
卽無明返照窮流諸念盡卽是如來平等身圓  
明寂照同虛空證入菩提無上果照聞已身心  
清涼如祛重負生大欣慰五體投地起見聖境

皆失照奉持終身轉相勸勉後不知所終

唐僧支法念棲禪青峯菴南有大松若舍可蔽  
風雨法念坐卧松巔歲月已久一日定中見異  
僧鬚髮皓然爲說苦空法旣寤乃聞秋聲瑟瑟  
不勝其悲因呼爲苦空藁古碑猶存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四

靈感

下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四

靈感下

宋至道間真容院僧道海者結百僧會諷華嚴  
經四月八日爲衆僧設浴藥草煎湯名香薰室  
巾單鮮潔果餌珍奇先請首座耆年數人入浴  
衆方解衣次忽聞揮洗聲首座入視見羣童身  
作黃金色浴於澡池首座旣怪且疑出謂浴主  
曰一衆未浴何容兒童先入主大驚入視惟光  
明滿室異香馥郁了無人焉乃知聖僧示現

宋元豐間安州張善人每歲自種芝蔴打油百  
觔負來燃燈五項供養每登臺必澡洗更衣虔  
誠備至一日同七人至中臺忽聞異香仰而視  
之乃見天花浮空青黃赤白隨色生光衆以手  
捉近之卽飛唯善人得一金色花手持照耀冠  
服皆成金色持至真容院寺主請留供養張不  
肯與沿途觀者擁擠行數里忽黃光大熾并花  
銷滅

宋丞相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元祐丁卯

除河東提點刑獄戊辰夏五月以督捕五臺羣盜盡室齋戒來遊清涼山信宿旬日屢見神燈爰作神燈傳

詳見本志藝文門

己巳夏六月以并屬亢

旱復詣山祈求雨澤併安奉羅喉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中天閣見金色光起林麓晚於金山五色光中見菩薩騎獅之象丙午至真容院具威儀迎所安羅喉寺聖像至寺門殿中之燈盡見是夕東臺暨羅喉殿左右見大金燈數千上下往來不絕丁未於菩薩頂上見寶蓋忽然

通明流光四射已而襟領如意皆放寶光又放  
殿前金蓮花燈燄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  
俗數千雲集而觀歡呼動地繼以悲泣戊申詣  
中臺日將暝四山黯黑忽有異氣如爛銀長十  
餘丈橫跨北臺衆呼銀橋見商英曰非也此殆  
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躡者俄見寶燈絡繹而出  
至夜分乃沒已酉太原僉判錢景山及經畧司  
管勾機宜文字郭壩來會於東臺而商英旋還  
真容院卽遣人招二君至祈見聖燈庚戌宿佛



光寺祥雲異氣繽紛蔚鬱辛亥往秘魔巖殿中  
盧舍那佛面門放光照耀徹夜於層崖間現大  
金燈五壬子出巖見金橋亘空良久而滅癸丑  
還至代州大雨彌日將槁之苗油然而興商英  
卽臚列事跡奏聞畧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  
五臺山文殊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  
接靈光燄彩殊形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  
時四方僧俗千餘同觀瑞應歡呼之聲震動山  
谷已而時雨大澍潤及數州臣之始往草木萎

悴農夫愁歎及其歸也麻枲蕎苳青翠遍滿村落謳歌慶候大稔此蓋朝廷有道衆聖垂慈有司推行詔條布之名山異境其感應出於恒情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莊我太宗皇帝平晉之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謾昧朝廷以其地爲荒山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頃以養鄉兵致僧徒星散寺宇煙消臣竊以彼化人者豈以土田得失爲成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奪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乞下本路勘

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卽乞檢會奏請施行是歲哲宗勅令還田僧寺永爲遵守焉

宋元祐間傳其瓘爲祈陽守一夕夢五堦凌空其色紺碧紫衣數十列拜於前瓘亦從之瞻望久之旣覺則以爲思慮所致耳目未接之境現乎精神矣默而識之是年五月遷副綬之任假道五臺旣登絕頂天氣清朗涼飈吹衣極目千里了無片雲命僧禮誦以祈瑞應竟日無覩瓘謂長老德明曰僧不誠乎聖不靈乎久祈無應

何也明曰大人者必信已而後信人公心且疑而欲希靈瑞則誤矣瓘承誨大慙乃與僚友齋心懺謝冥祈聖感移時而夕陽啣山晚雲橫谷望臺畔忽現圓光大數百頃五色璀璨瓘與衆驚歎希有瞻拜舞蹈皆現其中抵昏而隱至夜鍾初動人聲寥寥星河湛湛共十餘僧經行臺上長跪誦佛復有大月輪光現於巖畔咫尺之間數十縑衣有見有不見移時乃泯沒焉瓘乃大發信心泐石紀異於叶斗峰之陽

宋紹聖間宰臣呂惠卿視埃戍道經五臺至中  
臺忽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從者驚悚潛伏有物  
狀若蒼虬出雲霧中雷電繞之惠卿駭甚不敢  
仰視移時而霽見一童子體黑而被髮自足及  
肩皆纏以蒲偏袒右膊手執梵篋直來問惠卿  
曰居士何見而震駭若此惠卿曰夙有障緣遇  
茲惡境童子曰今已滅矣居士何求而來惠卿  
曰求見文殊大士童子曰欲見菩薩何爲惠卿  
曰嘗覽華嚴經旨深意廣欲請命大士箋釋流

行使闇夜疾得光明大心藉以開悟童子曰諸  
佛說法簡易明暢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  
今教家株蔓注近百卷而聖意轉晦真所謂破  
大道也惠卿怫然曰童子容貌寢陋而敢譏訶  
前輩乎童子笑曰居士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  
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也  
曷以凡情輒亂千思慮耶惠卿忽醒俛仰之間  
童子騰空現菩薩聖像跨金獅隱隱沒於雲際  
惠卿命高手摹衣蒲之相流傳至今云

宋建中靖國元年吳興錢蓋受命守河東六月  
自鴈門趣定襄三日至臺山真容院與樂安任  
良弼太原王直方偕是夕於法堂前設香案祈  
靈瑞至子夜四望黤然二子意怠而寢蓋亦就  
榻披衣而坐俄而當軒忽現一燈其色如銀盤  
晃耀遽呼二子皆熟寐乃出戶視之闐然無跡  
徘徊之頃圓光復現如金盤懸於松杪惟蓋與  
童子及老衲覺幻三人同見良久光銷明日以  
告二子二子大慚悔自責曰某誠懇不至故耳

金剛經疏  
卷之十一  
二  
次日登東臺衆皆至誠得覩慶雲變態萬狀由  
北臺至中臺烈日無雲相與齋心虔禱久之忽  
爾白雲停岫空澄若水有大圓光懸於空際中  
有寶座玉樹芝草之狀良弼見玉樹直方見芝  
草蓋與童子三物俱覩至夜共禱佛前冀見神  
奇至漏下三鼓黃金橋見於雲際光芒燭天一  
銀色獅子奮迅行於橋上移時大風忽起雲氣  
瀾漫蓋等焚香頂禮願力行善事歸命三寶詰  
朝至真容院傾囊設供而去



明正德十二年蘇州管姓六人宿中臺見金輪  
浮空光吞五頂旣歸同王行者造佛像送臺山  
供養至龍泉關像大門小不能度關吏給曰若  
能令佛像放光我爲若折關吏出言未已佛像  
面門放光明西流長十餘里關吏大驚卽構天  
橋度像出關

明如馨律師字古心溧陽楊氏子嘉靖間禮棲  
霞素菴節公薙髮精嚴五德禮誦尤勤因閱華  
嚴至菩薩住處品知文殊大士常住清涼冀瞻

慈相辭諸法侶腰包而行三踰寒暑方眺寶峰  
於金剛窟畔景值餘暉徘徊瞻眺忽見老母形  
枯髮白冠敝衣鶉捧僧伽黎自林間出呼馨而  
告曰大德禮懇殷勤不憚勞苦我此法服子昔  
受持不意中違今應贈汝文殊難見徒涉劬勞  
見仍不識亦何所裨馨默然遲疑母去數武喚  
言大德此邱我卽文殊馨疾趨攀挽已失其處  
惟伽黎存焉乃泣禮返步適寺僧夢神致囑優  
波離尊者來汝等速迎致禮以是僧徒共瞻沿

途士女香花供養不可數計因掛錫妙德菴復  
感五頂放光於寶光中見大士手爲摩頂心地  
洞開後遍遊諸方道侶皈依抵金陵吉祥里創  
刹卽名古林龍象遠集法會雲興神宗特勅延  
至五臺命司禮中官張然代受菩薩戒陞座之  
頃五色祥雲結蓋盤空中官還奏賜號慧雲律  
師并頒寶金頂毘盧帽千佛珠衣鉢孟錫杖功  
德圓滿仍返古林唱寂神宗於四十三年十一  
月詣愍忠寺請頂相入大內供奉親爲題讚曰

瞻其貌知其人入三昧絕六塵昔波離今古心  
明嘉靖間北京一江和尚來遊臺麓見白髮母  
片衲遮身饑寒之狀可掬師憐之解衣衣之分  
麩餌食之更爲作禮母正立而受了無忤顏傍  
僧不堪其慢謂師曰佛戒比丘不禮白衣師乃  
入天師範而禮貧女可乎師曰此母狀貌甚異  
况遊清涼聖境豈可生分別耶行數步回顧已  
失惟見所施衣掛松梢金光繚繞異香綢繆同  
行僧乃慚愧自懺焉

明僧慧澄暮登南臺值風雪凍急欲就僵仆虔  
誦文殊聖號忽見草菴老僧向火澄入同坐煦  
然生暖俄而小寐忽寤天色已曉坐對枯株別  
無所見

明僧真實住棲賢谷每念生死事大鑽仰不入  
竭其心智轉覺悽惶一日歛念亟呼文殊聖號  
忽見居室化爲月輪五峯林木洞曠無礙遍體  
清涼愉悅難以言喻自爾昏散不入遂證道果  
明神宗癸酉正月上元日北臺大風雪神燈遍

野在剎端者其大如斗臺僧無用指以示衆指  
端卽見一燈旣而霑衣拂面皆神燈也

神宗丙子蒲坂僧福登者夜登北臺見神燈浮  
空聯絡如貫珠登巖雙手搏之得二木葉

神宗戊寅少林僧洪電者瞻禮臺山積誠而來  
一夕登中臺值雷雨昏黑怖畏不能行惟至心  
合掌稱菩薩號於十指端神燈忽見分之爲十  
歛之成一電藉燈光至臺頂偶失跌而隱

神宗辛巳中官范江李友二人奉慈聖太后旨

建塔院寺落成李夢五梵僧自西北飛來設座  
延之自雲中而下明日告范相與披尋靈迹至  
壽寧寺見古佛五軀頽然榛莽間二人陳香帛  
敦請就塔院華藏閣供養舉之飄然而昇不假  
多力

明崇禎辛巳中翰文震亨奉差齋大同兵餉便  
道入山頂禮曼殊聖像與山中耆宿蘊真律師  
有舊偕遊秘魔巖虔禱於大士矢願求龍神現  
身巖下有二小潭如孟滴泉注之住持代爲宣

疏訖俄頃於上潭現二龍一蒼一白下潭龍現  
不計其數大若巨針而鱗角畢具夭矯騰躍水  
爲汎溢良久兩潭俱空無所覩矣驚歎希有傾  
囊營建道場於真容院七日圓滿復覩金燈七  
盞懸於松杪如斗杓然蘊公爲吳人歷敘累朝  
使命及內臣至者龍現大小身者非一身大至  
尺許卽有風雨隨之

五百應真住持清涼古來顯應者有三一隋開  
皇初五百梵僧棲禪中臺麓龍神修供過夏而



隱二唐貞觀中慈恩法師開菩薩戒於華嚴寺  
時有五百比丘忽至聞戒品而去三明永樂辛  
巳頒御製佛名曲經千僧絡繹而至齋罷散入  
林谷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四